

# 夢華錄



平若

大

# 蘇州繁華夢卷一

## 目錄

第十回

街頭巷尾治葉伺踪

茶肆酒樓滑少潛影

第十一回

譚虎臣測字開通人迷信獨深

機房殿聚賭方外士生面別開

第十二回

程公祠避暑留污點

鳳遲菴爭風釀命案

第十三回

蘭盆會紙紮鬼物

九思香光徹雲霄

第十四回

中秋步月俏丫頭有意

石湖泛棹大少爺偷情

第十五回

北寺塔游人真古雅

天妃宮道士大風流

第十六回

捕廳做壽地保供奔走

選舉運動劣童苦心腸

第十七回

私飽貪囊辦賑送老命

包攬訟詞圖董吃官司

第十八回

施粥廠司事吞米冠冤乞丐

大錢莊當手捲逃皇然富翁

# 蘇州繁華夢卷二

著者天夢

## 第十回 街頭巷尾冶葉伺踪

茶肆酒樓滑少潛影

陳雲走文明結婚鬧了笑話。暫且按下不題。且說四月已過到了五月。五月初五叫做端午節。是一年三節第一個大節。各行商業放出的賬到了那天。都要去收結。預先在初三初四日把各戶所欠多少的錢開了一張發票。挨家的知照。那發票的大概樣子都是寫着某日付貨多少計錢若干。某日付貨若干。計錢幾文。共結欠多少文。下行寫着尊府台照。下面印了店號的戳。子填了日子。至那開燈子的生涯。平日裏也是放賬到了端午節却不能散開。了發票。挨家挨戶的去討賬。只得預先在那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派了娘姨大姐。各處的找尋。什麼酒館裏。茶室裏。去伺候那班嫖客。這些娘姨大姐又不敢公然跑到這些嫖客門上。這些嫖客大半又是勿說真姓實名住址。巷。

兒所以要同那些嫖客討賬必得四處的找尋暫能殼撻到哩看官父要問你娘姨大姐有什麼分別原來已經嫁的叫做娘姨沒有嫁的叫做大姐不論年紀大小總是從那嫁與未嫁分別的但是堂子裏的娘姨大姐總是年輕的了這班娘姨大姐還有個別號異常雅致叫做治葉這個葉字是襯底的意思有些信入年紀不過十一二歲不能同了嫖客睡覺就叫這些娘姨大姐李代桃僵這娘姨大姐也有天然麗色有些文人學士就贈他們這個雅號叫做治葉近來有個金鳳真是治葉中的大王說話金鳳原是蘇州鄉間木鐸鎮上的人嫁了一位開煙館的兒子做養媳生來嬌俏動人艷麗絕倫玉質金肢小家無此碧玉豐滿秀麗比來不遜西施不過裙下一雙蓮舟盈尺罷了但是金鳳的好處又在這一雙蓮舟上爲何呢金鳳的蓮舟雖大却十分纖細而且那時天足正在時髦倒覺得金鳳這雙蓮舟可愛了金鳳既然做了養媳又是早早風騷那知道他的官客是一個呆子飢飽都不知

的。那裏。知。道。什。麼。生。育。的。事。體。活。把。金。鳳。乾。擋。了。起。來。金。鳳。長。到。一。十。六。歲。更。加。艷。麗。真。有。天。下。粉。黛。無。顏。色。的。樣。子。引。得。一。班。少。年。都。來。吊。他。的。膀。子。金。鳳。家。裏。不。過。一。爿。小。小。的。煙。館。這。班。少。年。借。了。吃。煙。去。用。功。夫。老。話。頭。說。得。好。醉。翁。之。意。不。在。酒。這。爿。煙。館。倒。就。此。生。意。興。隆。靠。了。發。注。小。財。金。鳳。何。等。靈。敏。心。裏。曉。得。看。中。我。的。人。不。少。尋。思。我。倒。也。要。看。中。他。們。暫。肯。如。他。們。的。願。了。于。是。專。揀。富。家。子。弟。同。他。結。識。其。餘。的。倒。不。入。他。的。眼。光。金。鳳。的。名。聲。就。此。漸。漸。的。起。了。過。了。兩。年。金。鳳。的。呆。官。客。死。了。金。鳳。的。翁。姑。又。死。了。金。鳳。那。時。手。裏。已。經。狠。有。幾。個。錢。鈔。名。聲。却。比。從。前。越。加。響。身。價。也。比。從。前。越。加。高。貴。官。客。翁。姑。既。然。死。了。金。鳳。就。把。煙。館。關。去。到。那。幢。子。裏。去。做。冶。葉。自。從。金。鳳。做。了。冶。葉。不。但。是。那。些。冶。葉。都。被。他。壓。倒。連。那。紅。倌。人。也。減。色。三。分。了。諸。君。不。相。信。去。買。一。本。金。鳳。看。看。就。知。詳。細。了。閑。話。慢。表。言。歸。正。傳。且。說。幢。子。裏。治。葉。到。了。端。陽。節。各。街。的。跑。三。五。成。羣。另。有。一。種。神。情。頭。髮。梳。得。光。

光兒蕩到了背心節骨上衣服穿得小小兒緊綁着鮮嫩的鷄頭肉下身露  
出那一雙長長大大豐豐滿滿的腳眉毛倒豎顏色倉皇到底是買身買肉  
爲着那兩個孔方至那金鳳却舒服了堆了錢還恐上不到他你想上得他  
的那孔方兄也未必說了所以別的燈子萬萬沒有金鳳這種冶葉在那兒  
增光也萬萬沒有像金鳳那樣弗吃漂賬且說這些冶葉到了初二初三初  
四這三天各處的亂跑酒樓茶室川流不息的你去我來好容易撞到了談  
起嫖帳嫖客笑道今天還早初五日包管你送來就是哉你們別要性急談  
笑自若的胡說了一番那些冶葉也只得極力的奉承大少長大少短到了  
初五那天這些大少縮得人影兒都不見酒樓茶室踏遍都沒用有的乖覺  
的冶葉却躲在靜僻的地方指望著萬一的撞到果然有些大少家裏躲不  
住就在小巷冷街上走對不住伺候在那兒一把拖住鬧個不休只得典  
衣質物十分中還去個八分纔算脫網他們平日奉承無非在兩個孔兄面

上。你既沒有孔兄。他自然放出辣手出來。有的人就說世態炎涼。妓女沒有真心。這也不能怪妓女。他們原是靠此營生的。說話有個二不五的。揚州人姓金名不換。身體生來矮小。臉兒生來凹削。貌不出衆。口音模糊。一肚腹的草包。中國字倒能彀寫兩個。單身獨漢。一混混到了蘇州。居然謀到一個明德大學堂的書記員。每月十二千薪水。金不換平地裏得到十二千的館地。心中喜不自勝。那知道這位金不換先生面目雖然不佳。本性却喜漁色。要想吊蘇州人的膀子。却是一口的揚州白。又夾着話不清楚。真是隔靴搔癢。吊不成功。只得改變方針。到那閭門野鷄堂子裏去鬼混。湊巧野雞都是揚州人。揚州人撞揚州人再好都沒有了。那知野鷄的價錢。公道野鷄的客人就雜亂得了。弗得今天接張三。明天接李四。野鷄的毒比了一概的妓女利害。身體不狠。康健的人去嫖了野鷄。沒有不生毒的。這金不換三夜一睡回。到學堂不好了。覺得下部奇痛。非常。那龜頭爛了路也不能走。尿也不能撒。

坐立不安。飲食不進。金不換。明知生了毒。尋思怎樣是好。況且學堂公共的地方。偶然被人家看了出來。非但生毒還要拍脫飯碗。不如早早去醫治罷。馬上走到監督那兒請痔癰就醫。假十天坐了轎一溜煙跑到天賜庄醫院裏去收毒。幸而醫治得早。瘡毒還淺。住在醫院兩個禮拜。纔稱收功。又續了五天假。飯碗居然無恙。在金不換心裏十分僥倖快樂的了。但是金不換既然受了這場痛苦。那也可以戒色俗話說得好。脫掉瘡把忘記痛金不換身體全愈。又在那兒色迷迷尋思野鷄真沒趣。得貪了公道。倒吃了苦。倒花了多少醫藥費。如今不如到閭門馬路上去玩。那么二罷主意拿定。擇了星期六晚上。踱到閭門去打茶圍。那些堂子只要孔方。那管揚州人。那管面目。不揚那管說話不清楚。自然雅意周旋竭力奉承。金不換就此沈迷么二堂子裏。一月所進的十二千把銅角子合算起來。不過九只洋三百文。那裏玩得起。又不肯不玩。祇有欠的一法。好在么二堂子也到了十餘番。認做他有。

錢的安心的放賬金不換既然欠得動越加白相今天請吃花酒明天合撞麻雀光陰迅速不知不覺端午節到了一算嫖賬共欠了五十多元金不換的薪水已經用空了三個月是沒法可想衣服又當得精光又沒法可想要向人家去借又是人地生疏又是沒法可想自從五月初一想到五月初四日想不到一個好法出來到了初五日早起金不換忽然悟了自言道哈哈我也太笨了沒有錢今天別出去好在學堂地方頗大狠可以隱藏一天難道他們找至學堂門前來料想他們也不敢主意想定就在學堂內閉戶不出且說那么二堂子貪了金不換十餘番倒折了五十餘番自從五月初一跑起跑到初五日人兒也不見么二堂子又托人去帶信依舊是沒中用話說初五那天上晝么二堂子裏大姐同了姨子一同四處的找尋仍舊人影兒都不見他們知道金不換是明德大學堂的一位職員這位姨子叫做赫艾珠這位大姐姓刁就叫刁大姐當下刁大姐對了赫艾珠道悟哩尋勿着

格。格。殺。千。刀。悟。哩。索。脚。到。哩。學。堂。裏。去。討。還。怕。小。鬼。伴。攏。（卽官音所謂躲  
避也）到牛屁裏去呢。赫艾珠沈思了一回，徐答道：阿好去得？格介只怕撥門浪。（門浪卽官音看門人是也）罵出來倒是銅錢飭討着吃格勿塞頭悟看還是勿去格好刁大姐把眼睛一彈嘴唇一披道耐捨賊梗怕法介悟哩掛仔金字招牌犯仔本錢是奉官格殺千刀欠仔倪格銅錢阿要去問哩討格實頭去討若討勿着吵哩一場怕個殺千刀勿奪脫飯碗頭赫小姐問悟末哉耐跟悟來悟來開口阿好赫艾珠聽了刁大姐的話尋思倒不差便壯着胆同了刁大姐竟奔明德大學堂來那時不過二點半鐘的辰光刁大姐便直挺挺跑進大門問道該搭阿是明德大學堂却遇着這位看門人也是色鬼就嘻着臉道是的你來做什麼告訴吾刁大姐道悟是來看金不換金老爺看門人低聲問道你看他做什麼是不是牽記金老爺麼刁大姐道勿是格有句說話要替金老爺說看門人笑道你不告訴我我却不去知照

的。刁大姐便把漂賬一節細細的告知這位看門人。看門人素來同那金不換不睦。逞此機會出那金不換的醜。就笑道。吾去。叫他出來。刁大姐道。耐勿曉得阿。叫得出看門人笑道。我自有法兒。叫他出來。包吾身上。不過他出來了。你却要酬勞吾的。刁大姐道。算數。看門人低聲道。你們兩人且躲在門房間裏等他出來。就可以一把拖住了。刁大姐道。好格。于是看門的跑到金不換房裏。金不換正躲在房裏喝酒。忙道。你來什麼。看門的回道。外邊有兩個揚州來的。要同老爺說話。請老爺出去照一照。是不是老爺的同鄉小的。因爲從沒看見過這兩人來見過老爺。必須老爺親自去照一照纔好。金不換於是大踏步的跑到門房口。刁大姐出其不意。一把拖住了。厲聲道。耐倒好。篤縮辣學堂裏勿出來哉。別樣嘸愴。五十三塊洋鈿拿出來。還清爽。就是哉。金不換斗然撞到刁大姐赫艾珠。倒吃了一驚。又聽見刁大姐開口。就討嫖賬。要想回轉身來。恐怕刁大姐不放手。跟了進去。要被監督同事學生。

知道拍脫飯碗還要丟臉說是出去呢學堂門口來往的人狠多也不好看相說是不出不進既然沒錢開發扭住在門房裏那出進的狠多總是不雅觀的轉了半天念頭想不出來急得金不換手足無所措忙說道你——你們！——們放——放——放心我——我——我明天送——送——送——送得來罷——一一——一個銅錢都勿少的刁大姐怒道今朝搭仔明朝勿是一樣格悟俚好容易看見仔耐還要掉捨格搶花說到此間刁大姐厲聲道耐個小鬼喚撥銅鈿勦捨格窮開心來倒格種胃口說到此間刁大姐又獮起檯子的厲聲道小鬼耐今朝不還清試試看勿搭耐千休格這格辰光金不換却也可憐一句話都說不出但見面孔轉了灰白色實在金不換心裏一面要想保全自己飯碗一面又想保全自己名譽不敢聲張那知你不聲張別人却要聲張刁大姐厲聲的逼那金不換監督聽見了差人調查什麼事情那調查的詳細回覆了監督監督大怒道豈有比理分付惡差亡巴

金不換的鋪蓋東西。一一逐出門外。叫他滾蛋。登時金不換沒有容身之地。非但沒有容身之地。那兒刁大姐還不干。休兩人扭了半天。只得把一切行李東西都押至赫艾珠家裏。纔算完結。赫艾珠接到了這塊人殺他沒血剝他沒皮。也算是晦氣。金不換既然飯碗拍掉。鋪蓋行李又被刁大姐拿了去。豈不是要討飯呢。幸虧明德大學堂有位歷史教員。也是揚州人。留住在他家。不至流落蘇州做個乞丐。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庸流無識。不可以道。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金不換不過一書記耳。月薪不過一千耳。乃如此放蕩。甚至刁大姐至學堂而索嫖歟。外人驟聞之下。幾疑及可敬可貴之學生。此學堂之爲世所詬病者。皆類是成不白之冤也。若不換者。殺之尚不足以蔽其敗壞。公共名譽之辜監督僅放逐之教員。且優容之便宜哉。不金不換也。

## 第十一回

譚虎臣測字閑道人迷信獨深

機房殿聚賭方外士生面別開

話說金不換既然被明德學堂監督斥逐住在歷史教員家裏忽忽一句四處的找事那裏有這樣湊巧一日金不換隨意踱到元妙觀裏閑玩四圍的兜了一個圈子不覺已到牛角浜遙望着一堆人兒在那兒團團的圍住金不換就走上兩步從人堆裏攢將進去却是一位測字先生獐頭鼠目口若懸河在那兒測字生意異常興隆一個還沒測完一個又來問事一堆人越來越多這位測字先生談笑自若金不換急抬起頭來一望牆上書着六個大字「譚虎臣買字處」暫知道這位測字先生叫做譚虎臣金不換尋思吾現在沒得事且問問他幾時有事隨手在攤上拿了一個紙卷交給譚虎臣譚虎臣拆開一看忙將那字寫在水牌上看官你道是那個字原來是個「矮」字譚虎臣笑問金不換道你問什麼事情金不換道問問看要幾時有事譚虎臣道問謀事雙卷請你再揀一個金不換忙又在攤上拿了一個

紙卷給譚虎臣。譚虎臣一看是個「既」字，把字寫在水牌上，笑道：「哈哈！你本來有個好事情，爲了女色，上把這個飯碗頭拍掉，可惜！可惜！你看這個『矮』字，一邊是個「矢」字，一邊是個「委」字，「矢」字加上了一個頭，變了一個「失」字。「委」字上邊是個「禾」字，這「禾」字是個五穀之類。下面分明是個「女」字，就是失掉飯碗頭爲了女色的意思。雖然可惜，至于事情倒就有的，還算好。你看這「既」字左邊是個「艮」字，加了一個「阝」字，不是一個「卽」字麼？右邊一個「无」字，這「无」字的「乚」，變他一個「乚」就成了一个「天」字，不是這幾天個意思麼？照這樣看來，不日即有好事了。金不換尋思，譚虎臣真利害呢！我被赫艾珠這婊子玩掉我的飯碗頭，真真一句都不差。又說我馬上就有好事，倒也希奇怪。不知道他個生意比了別人好忙，將測字錢給了譚虎臣。一路上佩服譚虎臣，又是歡喜。馬上有事，回到了歷史教員家裏，把一五一十告訴了歷史教員。歷

史教員半信半疑果然不到兩天。止善師範學堂換了一個監督。這位監督也係揚州人。金不換在揚州的時候。曾爲這位監督抄寫過東西。這回接了薪倒有十八千。比了明德大學堂多了六千。金不換何等欣喜。如今別說金不換。且說明德大學堂歷史教員同了監督意見不合。監督久有撤換的意。思現在借了收留金不換爲名。想把歷史教員辭去。這歷史教員學問頗好。人狠開通。平日裏滿口的破除迷信。那知利害。當身他又迷信起來。知道監督要辭去他。尋思金不換去測的字。何等靈驗。吾又何妨去測測前途的吉凶呢。於是。一心一意的跑到牛角浜。譚虎臣那兒。抽了一個字卷兒。就給譚虎臣。譚虎臣拆開一看。乃是一個「怯」字。虎臣問道。問什麼。歷史教員道。問事情。譚虎臣道。照例雙卷。歷史教員又揀了一個紙卷交給譚虎臣。譚虎臣拆來一看。乃是一個「輛」字。譚虎臣恭喜道。好極了。你有事情連下去。

沒事情。也可以得事了。歷史教員道。吾問這事。連不連。譚虎臣笑道。一定連。一定連。你看。「往」字。一個。「人」字。一個。「去」字。「輛」字。一個。「車」字。一個。「兩」字。「車」字加了。走之。就變「連」字。「兩」字加上。兩筆。就變「爾」字。這就是那人去了。爾可以連。歷史教員狐疑道。那人怎會去的。我這事監督不日就要發表。怎能連呢。我看測字先生有些信口胡說。遂把測字錢給了譚虎臣。一路總覺悵悵的回去。說也希奇。歷史教員回到家。剛剛坐定。忽見明德大學堂的聽差跑來報告道。老爺吓監督放了提學使二點鐘接的電報。並且上諭上。叫監督趕快的到任。歷史教員聽了這個報告。把手在頭上搔了兩搔。嘴裏含糊的答應道。嗄。一嗄。一放了提學使。心裏却在那兒轉念。譚虎臣真正賽過神仙。竟有這般靈呢。于是歷史教員恐慌的心放去了。一半果然。監督急於赴任。便把堂中事情草草的交代。新監督逕自起程到任去了。歷史教員就此又連訂三年合同。因此越加佩服。

譚虎臣測字的靈驗就在學界中到處說起。譚虎臣那知道一班自號維新的人物外面說得好聽什麼破除迷信等到了名利兩字上的關係便也悄悄走到牛角浜去問那譚虎臣就像那歷史教員的情形差不多至于某人問什麼名某人問什麼利在下一時也記不盡許多只好把個歷史教員做個代表閑話且不題却說牛角浜附近有只機房殿廟宇是個道院歸道士執管房屋寬敞起居幽雅那時五月已過到了六月天氣非常的酷熱了有些上流社會就到這機房殿避暑果然是一個絕好所在但是單單在那兒避暑却也寂寞就有人想出以麻雀的法子來苦沒有牌那知道機房殿的當家道士却有好幾副麻雀牌于是這班避暑的朋友就在殿裏十圈八圈的麻雀又起來准日的牌聲隆隆至晚方散道士加意奉承吩咐了香夥泡了絕好的雨前茶煮了五葷三素的絕好酒飯在外再鋪設了絕好煙床陳設了絕好煙具預備了絕好陳膏供給了絕好西瓜此外荷蘭水綠豆湯不一

而足。所以這班消夏的賭客四圈。又罷一榻。橫陳口渴。便把那雨前茶荷蘭水。隨意的亂吃。出汗便叫。那香夥絞手巾打風扇。隨意的亂差。自朝至暮。沒一天不是這樣的。後來避暑的人。因此。又麻雀越聚越多。便變成了一所絕大賭場。看官。你道機房殿的道士。怎肯把這極大極雅的禪房。給這許多消炎。夏。又麻雀呢。並且供給酒飯。鳥煙茶水。許多食品。到底爲着什麼。原來這些賭客。每叉八圈。麻雀抽頭。英洋兩塊。自從早晨。又到傍晚。每桌就得四塊。英洋。不消四五桌。那洋錢就二十塊了。這種買賣。所化不過一些飯食。何樂而不爲。比了誦經拜懺。終日的汗流浹背。所賺有限。幾文勝得百倍。所以道士。纔肯犯這些酒食煙茶的小本錢。後來機房殿的賭局日盛。一日抽頭也。不止兩塊。四塊。不論暑天。寒天。竟沒有。一天牌聲不響的。這位當家道士。本來經懺道場的生意。一年四季。清淡得狠。都被元妙觀的道士奪去。自從聚了。賭。抽了。頭。經不起。幾年就經濟活動了。這也是道士別開生面的地方。那

知道天下事情真有旦夕禍福。機房殿裏的聚賭漸漸的布揚出來。風聲傳到了地方官的耳朵裏。去地方官就想起他一個花樣爭耐賭客中紳士居其一半。並且機房殿的護法是個大紳士。地方官那裏敢碰呢。就這道士也是靠了大紳士。纔敢肆無忌憚。聚這個賭的真是千穩萬穩。恰巧那年換了個新撫台。新撫台最恨的是賭。一到了任馬上吩咐地方官嚴禁賭博。不論軍民人等犯了禁都要嚴辦。地方官奉了上司的諭。個個振刷精神。分頭去禁賭。捉賭。這機房殿地方是歸長洲縣管轄。長洲縣出了告示。禁賭。機房殿只做不理。以爲這是縣官的老例。決不敢到廟裏來捉賭。依舊聚賭。抽頭。長洲縣出了告示。後便密派值探的四處值探暗中的。告知縣官。長洲縣奉了撫憲的諭。就不怕紳士不紳士犯了賭。馬上懲罰。那一天查到元炒觀裏。這機房殿的牌聲依舊隆隆。長洲縣不管什麼。便把機房殿當家道士捉將去。搜查出了無數的賭具。長洲縣帶了機房殿的道士回衙門。重重的笞了三。

百板知道這位道士是狠有腳路的。忙稟知撫憲捉到了一位擺賭大頭腦。是機房殿的當家道士。請撫憲怎樣懲處。撫憲道嚴辦就是了。長洲縣又稟道卑縣早已笞了數百下。但是這位道士神通廣大。大紳士護法極多。恐怕卽日就有人討出去撫憲道嘅。——這個道士既然不守清規。還要運動紳士來保。你移到府裏去嚴辦罷。長洲縣奉諭忙回衙把道士移府。真是移去不多時。紛紛的紳士來保。長洲縣回答他們。奉憲移府。這班紳士聽了撫諭。到底沒有權力硬壓撫台。只得悵悵的回去。機房殿從此麻雀聲冷避暑人稀。大掃清興門可羅雀。否則機房殿擬在封禁之中。幸而有人從中運動。纔算道士監禁機房殿從寬不封。然而這場風波也出其不意的險了。正是風雲變幻不可思議。道而不道。亦屬奇異。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余師日本八木光貫常曰。世界愈文明。迷信愈發達。必世無禍福。而後迷信可除。旨哉。言乎。深得心理之要旨。世界之真相也。彼開通。

若歷史教員迷信固屬無妨所可異者口則持破除迷信之說而暗行其迷信之實此真可笑者也。道士聚賭煞是妙舉彼蓋有靈牌在向空一擊賭神立至矣惜乎賭神至而魔鬼亦來言之殊堪捧腹。

### 第十二回 程公祠避暑留污點 鳳遲菴爭風釀命案

話說消夏地方既然殺了風景這炎夏的天氣怎樣消遣呢却好離了元妙觀有一條多巷叫做南顯子巷巷內有個花園名字叫做程公祠雖沒有留園那樣好却比義園幽雅寬大柳樹成陰荷香透鼻半山半水亦真亦假真是一個絕好花園看資公道地方幽僻的是避暑的良好地方每逢夏令程公祠游人漸形發達話說程公祠內容亭臺樓閣構造得異樣疏落假山池沿布置得特別雅緻看似走不通了忽又別開洞天看似路已盡了忽又別有曲徑既有這樣妙處遂生出一個壞結果來諸君靜聽上回不是說的步小雲自從誘姦了王桂香又把王桂香買給么二堂子裏去做娼他依舊泰

山可倚。本心不改。見了婦女仍放出那吊膀子手段出來。有一天在朋友那兒吃喜酒。忽見一個喜娘面龐生得豐滿而美。口音來得尖俏而脆。種種可愛的地方筆也不能盡言。步小雲就在這個喜娘上用功夫。且說這喜娘姓張。年紀不過十八九歲的樣子。是張家的養媳。張家世世代代做喜娘的。喜娘就是伴娘。婚姻時候。叫他們來扶新郎新娘用的。蘇白叫做喜娘。或則叫做喜客人。這些喜娘不分年紀老少。大都打扮華麗。口齒伶俐。所以越加討人歡喜。當時步小雲喜酒也無心吃了。借了鬧新房去。同那張喜娘鬼混。張喜娘年紀既輕。又是喜娘的性質。重在不得罪客人。所以也同步小雲敷衍。步小雲便將手段放出來。張喜娘居然入彀。但是張喜娘家教狠嚴。他的婆異常嚴厲。有了生意。限時限刻的回來。憑你公館牆門。大生意不許他住在公館牆門裏。一夜這也是慣做喜娘深知其中利弊。有這個好家教哩。張喜娘既然不能在外住宿。步小雲怎能達那劉郎入天台的目的。張喜娘也深。

以不能出外住宿爲慮。步小雲尋思良久，忽然悟了，忙對張喜娘道：「有哉！有哉！」耐夜頭是勿能彀出來，因告耐日裏是可以出來白相個。張喜娘道：「我日裏（白晝解說）野（也字解說）勿能彀出來白相個要末，只有剃面可以出來個步小雲笑道：「耐吓！」真正想勿出念頭個可以假說是出去剃面就能彀出來白相哉。張喜娘道：「勿剃個面轉去阿婆要問我拿起剃面銅錢叫悟呐。」（曉說法）介步小雲笑道：「勿要緊個耐明朝出來白相剃面銅錢悟來出仔耐拿轉去撥勒耐個阿婆包悟身上勿穿浜。」（穿浜兩字卽官音洩漏機關的解說）一個張喜娘轉了半晌念頭道：「格末（卽官音這麼）悟要明朝吃仔飯方始能彀走出來耐勒朗捨常化等悟（勒朗卽官音在字尗常化卽官音什麼地方的意思）步小雲雙眉一縐，計上心來道：「現在格種熟天悟看勒朗南顯子巷程公祠裏等耐格個程公祠裏常化來得隱秀嚦撥人看見個講講章白相實在寫意得說不出個張喜娘素喜游園，平日裏

也。常聽見人說程公祠是個男女絕好聚會所在。便答應道。格末悟明朝准其到程公祠來。未頂好耐勒朗南顯子巷口等我。步小雲道。好個兩人約定了。各自分手。一宵無話。到了明朝這一天。是中伏的天氣。非常炎熱。過了午刻。步小雲也不顧著什麼熱。不熱先踱到顯子巷口。站在赤日之下。老等雖然。是撐洋傘。那裏有什麼用呢。且說張喜娘這一邊上畫把一切收拾好了。對了阿婆抽謊道。婆婆今朝吃仔飯。趙大人公館裏太太要剃面錢老爺公館裏少奶奶野要剃面。孫老太太爺牆門裏姑太太也要剃面。李先生店裏開店。娘娘說是野要剃面。那張老太太婆聽見有生意忙道。耐格末早點吃飯去。剃罷。張喜娘假意道。喎。倒是個天熱得勢。悟倒有點怕出去剃面哩。張老太婆咕道。有生意勿去做。天熱勿天熱。耐個賤骨頭勿去做。耐捨常化來飯吃。張喜娘並非真意。忙說道。勿是勿去出去。有點怕罷哉。有仔生意阿肯勿去做。介張老太太婆忙又回嗔作喜道。格末天熱。耐慢慢仔走。末天熱。耐慢慢走。于是張喜娘。

輕施脂粉薄着羅衫。一手持了洋傘。一手執了扇子。癡情所鍾。那怕紅日當頭。喘吁吁的金蓮信步雨濛濛的香汗直奔走了好個一點鐘暫到顯子巷。口俗話說得好。等人心急步小雲已經等得焦頭爛額。忽見張喜娘來了。如同拾了金子一般。好不快活。馬上走近前來。低聲道。悟等得耐。吓長長遠遠心急得來。張喜娘道。喲。天熱得來。走得悟吃力煞哉。步小雲道。好得程公祠到了悟。俚可以吹吹風涼哉。一路走一路說。不覺已到程公祠。兩人就高聲談笑。肆無忌憚。走進園門。到那假山石上。覺得清涼爽人。兩人並肩坐了。一回又到茅亭裏。憑欄觀望了一番。兩人又到荷花亭上。泡茶唧唧。喂喂細談。了一回。你愛我。我愛你。說不盡此中恩情。兩人便攜手同行。從那荷花亭上走出。曲曲灣灣。走了無數假山。慢慢的盤旋到假山中央。中央却有一個小小洞天。只能容一個人的身體。兩扇石門。常關着的。步小雲熟悉此園路徑。就同張喜娘跑將進去。却是小小一間書室。三面臨池。書室前綠樹成陰。

遠遠的把這書室隱着真是一所靜僻地方。書室內陳設古雅天然。几椅大  
理坑床步小雲到了這間書室知道沒有人來便把石門將椅子靠着四顧。  
無人兩人情急就在大理石坑床上成就了好事。那知道事有湊巧石門門  
前忽有一隊流氓走過聽得裏面興雲作雨嬌聲低語蘇州流氓最喜多事。  
就輕輕的跑到石門上張個一張這兩扇石門却沒有縫兒瞧不見裏面就  
悄悄的留心聽了一聽似乎只有男女兩人的樣子。一隊流氓就在那小小  
洞天裏商量怎樣進去。內中一個流氓道快些打了進去把他們捉將起來。  
別一個流氓道別要進去這裏別是狐仙麼又是一個流氓道管他狐仙不。  
狐仙人不人悟俚進去了再說于是一聲長嘯一隊流氓用力的將石門一  
推那輕輕的椅子那裏經得起大力麼但聞咿呀一聲石門大開劈見一男  
一女正赤身裸體在那兒衆流氓將上去步小雲張喜娘如空中一個霹  
靂忙將穿衣逃去說時遲那時快已被衆流氓如同縛鷄一般捉將出來一

時聲喧人雜看的人不知道多少園主聽見忙來查問什麼事情乃知出了這個玩意兒要將步小雲送縣懲辦却好衆流氓中有二個是杜留茫的徒弟認得步小雲的當時手忙腳亂也認不清誰人比及捉了出來一看乃是步小雲連忙交代釋放那園主已經知道只得暗地裏叫步小雲走面子上假意去追那步小雲的樣子一路防護這小雲也算不幸中之幸園主見步小雲逃走了也無法可想只得整頓規則停止游園不准他們來了但是這事却已飛揚出去一個污點是留在那兒變成話柄了可惜大好花園被這狂童步小雲破壞真是煞風景的這事且按下不表且說劉大寶結識了江弟同背夫私逃以至遁入空門那知這鳳遲菴的尼姑大都不正經的婦女居多正如和尚寺裏誠心拜佛削髮爲僧的十分中不知道可有五分大半犯了彌天大罪纔把那三千六百根煩惱絲削去做這個和尚哩劉大寶既到了鳳遲菴暗地裏仍舊約那江弟同來夜至晨去習以爲常劉大寶的背

夫私逃確係傾心江芻同江芻同却逢場作戲把劉大寶的財產胡使濫用久而久之江芻同漸見疎落劉大寶見那江芻同露了不眞的心出來那金錢也漸漸不給江芻同用了非但不給金錢與江芻同用暗地裏又去結識一班下流社會的人什麼豆芽阿六什麼青菜老三江芻同漸漸的也知道劉大寶又拼了人就心裏起了醋意時時來防範他們又時時的同劉大寶咀唔天下事越是防範越是召禍越是咀唔越是無用自從江芻同防範了他們豆芽阿六青菜老三見了江芻同賽如眼中釘就是劉大寶也越加疏遠了有一天是六月三十日日裏打了一個雷陣夜間異常涼爽豆芽阿六六頓起殺心走上前把江芻同一把辮子罵道你來做什麼江芻同也罵道你來奸宿我的話猶未畢豆芽阿六就將江芻同拖出菴門一直拖到空曠地方江芻同一面大罵豆芽阿六本想重重實實的敲他一頓聽了江

弟同的吐罵怒火益發高提了三丈忙時青菜老三去拿了一把切菜刀來不問情由叫了青菜掀了頭自己便把切菜刀在江弟同身上亂斬江弟同喊救命爭那空曠地方沒有人家又在黑夜行人絕跡憑江弟同喊一千聲一萬聲的救命都沒用可憐一位少年頓時送命咳！色不迷人人自迷把一條性命直逼逼的送掉可憐又可惜呢豆芽阿六殺死了江弟同便把江弟同的屍身望小河裏一丢把這事告知劉大寶劉大寶欣喜萬分以爲他們可以拔去了一个眼中釘了孰知江弟同陰魂不散屍身浮出水面剛正天明一個地甲走過瞥見一個屍身衣服穿得狠華麗知道其中必有蹊蹺忙報吳縣相驗驗得屍身刀傷十餘處身邊有一只銀表十塊龍洋吳縣驗畢卽知屍身衣服銀洋等物都沒有拿去顯係因姦釀命馬上傳諭地甲道這裏四面地方有什麼人家呢地甲回道沒有祇有三家種田人吳縣道你去傳他們來一霎時趙大錢二孫三個農人跪在案前吳縣問道你叫什

麼。趙大回道。小的。叫。趙大。吳縣。又。道。你。做。什。麼。趙大道。小的。種。田。吳縣。又。問。道。你。家。裏。幾。個。人。趙大回道。可憐。就。賸。小的。一。人。了。吳縣。問。畢。了。問。錢。二。道。你。叫。什。麼。錢。二。回。道。小的。叫。錢。二。吳縣。道。這。麼。你。做。什。麼。家。裏。有。多。少。人。錢。二。回。道。小的。也。是。種。田。有。一。個。老。婆。三。個。兒。子。四。個。孫。子。大。媳。婦。死。了。一。年。二。兒。子。三。兒。子。還。沒。娶。親。一。向。在。上。海。推。東。洋。車。大。兒。子。生。了。癆。病。有。半。年。多。了。現。在。家。中。只。有。四。個。孫。子。一。個。病。兒。一。個。老。婆。連。小。的。七。口。吳縣。又。問。孫。三。那。孫。三。也。是。種。田。家。裏。只。有。一。個。祖。母。吳縣。尋。思。他。們。家。裏。都。沒。有。年。輕。婦。女。更。沒。有。年。壯。的。男。子。一。定。不。是。他。們。謀。害。便。又。總。問。趙。大。錢。二。孫。三。道。這。個。命。案。你。們。有。人。知。道。麼。趙。大。錢。二。孫。三。齊。聲。稟。道。小。的。們。住。在。這。裏。屍。身。在。那。兒。隔。了。許。多。路。委。實。不。知。吳。縣。道。這。麼。你。們。且。退。但是。附。近。還。有。什。麼。人。家。有。沒。有。年。輕。婦。女。住。的。地。方。趙。大。轉。了。半。晌。念。頭。回。道。附。近。沒。有。人。家。也。沒。有。年。輕。婦。女。至。於。附。近。除。非。要。末。有。只。鳳。遲。尼。姑。菴。吳。縣。聽。了。此。

言福至心靈點頭道曉得了你們退下去趙錢孫三人叩頭致謝而去吳縣忙吩咐衙役三班帶同地甲去提那鳳遲菴裏的尼姑去不一時多少尼姑都提了來劉大寶也在其內古人說的莫做虧心事虧心情卽虛劉大寶明知事機洩漏了心裏已經像那轆轤的在那兒轉吳縣逐一尼姑問過都說勿曉得問到劉大寶劉大寶不覺紅泛了臉吞吐的回答勿一勿曉得吳縣早知鳳遲菴不守清規穢德彰聞此次問到劉大寶看他情形有些驚慌便在劉大寶身上注重問了一遍又是一遍軟驅硬嚇兩法兼施劉大寶雖然神色有異總歸堅不招認吳縣是個斷獄老吏心裏已是十分明白不過總要得個口供便把桌子一拍道你再不直說先來打你二百板試試我的手段你若說了出來我就放鬆你的劉大寶到那時候知道不說也無用好在不是我殺的樂得供了出來免眼前的打也好便回道大老爺明見勿是小尼殺格是荳芽阿六青菜老三同手刺殺格吳縣得了一個凶手名字便又

問劉大寶住在什麼地方。劉大寶把住址回答了。忙上叫差人去提來。差人跑去却好兩人在那兒飲酒。差人道勿要吃酒。大老爺有言話問耐。荳芽阿六道問我的鳥事。差人道哈哈就是昨夜個鳥事。耐忘記哉。荳芽阿六陡聞此言心裏知道不好了。青菜老三心裏也是怦怦的跳。只得跟了差人就走。于是吳縣便把尼姑荳芽阿六青菜老三都帶到衙門裏細細的審問。纔知道前因後果得了口供照例定罪。荳芽阿六是妬奸釀命的正兇。斬監候。青菜老三幫同行兇充軍。劉尼姑不守清規。召禍罪魁永遠監禁。其餘尼姑素來穢德彰聞。一律勒令還俗。鳳遲菴永遠封禁。纔算了結一場方外風流案。正是色空勘透。無上上乘。此關不破。殃乃及身。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色慾之害人甚矣哉。廉恥以亡名譽。以喪身家性命。亦因此以捐其辱人也。深於蛇蝎矣。觀步小雲江芻同結果。夫亦可以儆若輩矣。

## 第十三回 蘭盆會紙紮鬼物

## 九思香光徹雲霄

且說六月已過。又交到了七月。七月七夕。相傳是個牽牛織女星相會的日子。雖則家家丟那乞巧針。却也無甚舉動。小說的老例。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忽忽的又到了七月十五。這七月十五日叫做中元令節。又是要出城隍會。那看會仍舊同那清明節這般熱鬧。在下也不必再記的了。話說過了七月十五日。有一種東西出現。真正好玩呢。看官姑且猜一猜。看是什麼東西。原來叫做蘭盆勝會。這蘭盆勝會相傳是晉朝倡始的。說來真是好笑。把紙來糊了無數的鬼。無數的鬼王。什麼一殿秦廣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吳國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卞莊王。七殿泰山王。八殿平等王。九殿都思王。十殿轉輪王。還有什麼無常鬼。長舌鬼。無頭鬼。吊死鬼。摸壁鬼。落水鬼。酒鬼。煙鬼。色鬼。賭鬼。大頭鬼。小頭鬼。還有什麼牛頭馬面。夜叉。小鬼。糊得五顏六色。煞是怕人。就從二十日起。天天傍晚的時候。有一班喜事的下等社會。

少年各人手裏拿了紙紮的鬼。兩面搖晃。前面引着鑼鼓。蕩！蕩！蓬！蓬！蓬！隨後就是夜叉小鬼。牛頭馬面。大頭鬼。小頭鬼。酒鬼。煙鬼。色鬼。賭鬼。無常鬼。長舌鬼。無頭鬼。吊死鬼。摸壁鬼。落水鬼。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吳國王。閻羅王。卞莊王。泰山王。平等王。都思王。轉輪王。慢慢的搖晃過來。那紙紮鬼物放在地上。已經比了人還要長。他們拿在手裏。益發高了。偶然一不用心。有些竟要被他嚇個一跳。這個就叫蘭盆會。說是因爲七月裏的下半月。酆都城裏放出小鬼。要到三十日纔收進去。恐怕小鬼在陽間作鬧。鬧個不太平。所以出這個會。把他們壓住的道理。看官們都是開通朋友。你想這種話可笑不可笑呢。蘇州人迷信是最深的。逢到出這蘭盆會。男男女女都站在門口看。會那班下等社會少年。見了婦女。看會越高興。把手裏拿的那些鬼。故意搖到婦女面前去嚇他。一嚇。偏偏那些婦女生平最怕的是鬼。突然撞了一撞。紙紮的鬼筋肉。痺子起了一身寒凜凜的。魂都出竅。這些。

下等社會惡少年借此遊戲真正也是惡作劇。蘭盆會到了三十那天纔把紙紮的鬼王小鬼一把火燒得精光。以爲鄆都城關了一切苦鬼窮鬼惡鬼不能出來作怪了。但是三十這天既然蘭盆會的日子却又有一種好東西出現看官姑且再猜一猜是什麼玩意兒原來盤門有只極靈巧的建造叫做無檻殿。這無檻殿純用石砌起來是一極高的三層樓不用一根木頭所以沒有柱子也沒有椽子更沒有棟樑。因此得名無檻殿。這種建築也是中國絕無僅有的大工藝。那個說中國人建築不好呢可惜沒有繼起的人罷了。話說無檻殿所供的叫做地藏王。這地藏王也不知那朝人物相傳說是一個大慈悲家超度衆生救苦救難。因此人家都去燒香敬重他。但是他的燒香日期有個特別時候比了別的菩薩不同却在七月三十日晚上那天是地藏王的誕日。人人敬香家家拜禱雖然這樣說三十以前的兩天無檻殿却熱鬧的男男女女人山人海都是賣了香燭燒香拜佛那些女的收拾。

得衣裳華婉裝飾得珠光寶氣倒是一片至誠心那些男的除掉年老的真  
心焚香其餘的都來看女眷輒閑猛在那裏面鬼混所以良家婦女切不可  
入廟燒香就是這個意思話說這地藏香也是燒到三十這一天但是三十  
晚上所燒的香却不在無樑殿裏也不叫做地藏香看官細聽這個玩意兒  
狠有趣的到了三十晚上每家買了香燭琥珀以及一切引火之物就在各  
人家門前把蠟燭點起來插在階簷縫的泥裏又把香點了挿入泥裏又把  
琥珀洋油等物燒將起來一時你家點香燭燒琥珀那家也是點香燭燒琥  
珀不期然的都點了起來點得三十晚上通紅如同白晝一般俗名叫做九  
思香什麼出典在下也交兌勿出蘇州人把九思香讀別讀他是個狗屎香  
真正發笑且說燭光冲天一望之際只見下半節身體上半節倒底不及下  
半節清楚點這九思香大半是婦女幼童在那兒守舊時代婦女的蓮鉤照  
得清清楚楚都在目中倒可以開個競爭小腳會只說那天有個外國人叫

做福林南剛到蘇州跑進城來。哼了兩哼。自言自語道。中國的街道爲何這樣狹小呢？並且到處的大便小便那般臭味好難受。真是齷齪到了極點。又抬頭望了一望。又哼了兩哼。自言自語道。中國晚上不點燈都是走黑路的。麼爲什麼我走了三英里多些沒有見過一盞電燈就是煤氣燈也沒有半盞。奇怪奇怪我聽說中國狠華富的竟這樣簡陋。那時福林南走得看看天晚。忽見四街小巷一片紅光。照得街路上清清楚楚。福林南訝然道。我方纔說的走黑路真正看輕了中國。他們現在新發明的自來電光。把這路上照得通亮。比了電燈光線足真是不可看輕。中國一路走一路歎賞過了一宿。就是八月初一。福林南尋思中國有這個好法子。猶之乎。吾們的無線電報。不露痕迹。倒要去考察他一下。到了傍晚。福林南就是街上亂跑。跑得天已黑。盡那裏來一些兒光。一條巷子裏難得有盞把路燈光線細如黃豆。地上又是高低不平。福林南賽如魯濱孫漂流記到了絕島受難。一脚高一脚低。

還有那些狗在暗地裏見了外國人更加不住聲的狂吠。福林南一面心慌一面尋思道難道今天壞了機器麼這麼適逢其會了于是在暗地裏摸了一點多鐘纔算摸將回去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傍晚時福林南依舊去考察這自來電光依舊是吃了一點多鐘的苦楚。福林南便訝然道奇了奇了今天仍舊機器沒有脩好麼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是個禮拜福林南便到教堂裏做禮拜開口便問老蘇州的外國教士道中國自來電火你考究過麼到底用什麼法子造成的你在這裏久了總有些數脈望你告訴我一聲那外國教士哈哈大笑道中國那裏來自來電火你在那兒發獸福林南忙問道這麼是什麼東西那外國教士便把什麼蘭益會九思香一一的告訴了福林南福林南不覺拍掌大笑道原來如此原來中國社會的習慣死不變的別怪中國貧弱到這樣地步吾倒替他們着急呢正是至死不變強哉矯也欲談國事食不下咽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中國陋習不少。改藉曰。改之亦無非。換頭面爲外觀。上之改革。非精神上之整頓。長此以往。後患何堪。設想中國不自憂之而外人。反代慮之。抑何夢懨。若此耶。可爲一歎也。且中國人之智慧。實出外人之上。苟推其紙紮鬼物之工藝。移作種種有益之物件。將來萬國賽會。中必可佔一優勝地位。苟推其焚香拜佛之誠心。以奉行種種改革之事件。必能日臻富強。執全球之牛耳。亦不難也。

第十四回 中秋步月俏丫頭有意

石湖泛棹大少爺偷情

話分兩頭。且說步小雲在程公祠花園裏。弄了個沒趣。張喜娘初出茅廬。就受了這個風波。那裏經得起這個嚇。早已魂魄驚散。而且羞答答嬌滴滴慣了赤身露體。縛了出來。雖然把他放掉。那種難爲情的樣子。越覺羞得無地。一霎時羞嚇交并。跑回去就睡倒床上。沉迷不醒的生起大病來。急得張老太婆手足無所措。自言自語道。熱天熱色必定是發悶痧。咳！我勿該應。

叫哩出去忙延醫服藥足足鬧了一個多月。張喜娘纔算毛病輕下去。往往痴情所鍾捐身的也不少。如今別說張喜娘且講步小雲吃了這場虧。馬上跑到杜留茫那兒倒蛋道：「我同你無冤無讐。你來戲弄我做什麼？」到不同。你干休。杜留茫弄得一個莫名其妙。忙問道：「什麼？」步小雲道：「你還要裝聾做痴？」杜留茫笑道：「我同你都是好朋友。有話便說。別要葫蘆裏賣出甚藥來。難別人了。」步小雲道：「你想程公祠裏事體麼？」杜留茫斗然道：「程公祠裏什麼事體？莫非吾弟受了欺麼？必定有人冒了我的名。還算好道剛剛碰在吾弟手裏。吾還可以去調查哩。」步小雲笑道：「你這油嘴難道曹老八李阿七是冒名的麼？」杜留茫道：「吾弟你別要心急。我真不曉得什麼事情？」我若暗中同你作對。我可以同你發咒。我去叫曹老八李阿七來問他一問到底爲着甚事。說罷忙呼了男僕去請曹老八李阿七來。去不一刻。老八阿七已到。跑進來一見了步小雲便作揖道：「前天冒昧對弗住得狠。」杜留茫忙。

問。什麼事情。曹老八便把前情一一的告訴出來。杜留茂笑道。吾弟吃了虛驚。做兄弟的來補長。就是了。至於你在那兒疑惑。我指使却是冤的。步小雲至此方纔解疑。于是杜留茂同了步小雲更加親熱。各處的去吊膀子。吃白食。做那種種不堪的事體。光陰如箭。忽忽的到中秋佳節。這中秋佳節。也是一年三節中的大節。同那端午節一樣的。但是端午節沒甚好玩。這中秋節天氣既然清涼。桂花又是濃香。撲鼻到了晚間。更有那一輪明月。天空高掛。照得人間如同白晝。一般古人有句詩。單表八月十五的月亮。比了尋常日子的月亮。好叫做月到中秋分外明。照這句詩看來。中秋節的月亮定是可貴的。因爲這個樣子。蘇州人又有一個迷信。叫做齋月宮。看官們知道。怎叫做齋月宮呢。原來到了八月十五晚上。家家婦女買了月餅。柿子。栗子。藕。菱。白果。桂圓。西瓜子。裝了八個碟子。整整齊齊的放在桌子上。碟子面前點了香燭。插了香斗。鑿了香旛。把桌上供在月光之下。那些婦女裝飾得潔。

潔淨淨誠誠心心的拜月。拜過了月，又焚那什麼錢糧元寶。這就叫做齋月。宮拜過了月，就在庭中步月。西瓜子、月餅等隨意吃些消遣。這個分外明的月亮，那中等人家張家姐姐李家妹妹，逞着這個齋月，宮你到我那兒來。我到你那邊去談談說說說說笑笑。有時興高彩烈，就三五成羣的在街上跑來跑去的步月。其中單表千林巷裏有家大人，家前代出過英雄到了後代子孫不事正業，靠着少爺個牌子專門嫖賭吃著。這個大家姓孫，單表孫英。雄第五代子孫，有個叫做孫百肖，無所不爲且別要說起他。單說孫百肖，成了一親生了一個兒子，雇了一個乳娘。孫百肖見那乳娘年紀輕，面色白，就同乳娘姦宿。乳娘見是貴公子，比那種田蠶夫天遠地隔，那有拒絕的道理。就此乳娘也不肯回去了。孰知孫百肖同了乳娘，成了交。後乳娘就得胎，過了九個月，多生了一位千金乳娘。異常寶貴，孫百肖把這個女小孩子題個名兒，叫做阿招。天生慧質，到了八九歲上，就能曲順人家的意思。又是

天生艷色到了十一二歲上已經另有一種風姿孫百肖也狠喜歡阿招又加了自己骨血越加愛不釋手到了十五歲阿招那副相貌生得蓋世無雙真是天下第一個絕色阿招非但美麗而且情竇早開是個天下第一個有情人眼界倒狠高心情却溫和但是阿招有一樣是吃虧的雖是孫百肖的種却係私生的只好算是乳娘的女兒亦只好算是個丫頭這就是阿招說不出的苦處阿招既然是個丫頭時常在街上走有些少年見了沒一個不要去盯梢吊膀子這天中秋節晚上卽阿招也乘興走出來步月警面撞見步小雲杜留茂二人在前面走來阿招却不認識步杜兩人步小雲的兩人跟在背後仔細的對步杜兩人認了一認却見步小雲像一個翩翩少年少杜留茂也像一個閻少但不及步小雲來得漂亮阿招年紀旣輕情竇又開一心只望揀個年輕面美有錢財有學問有功名的少年付個終身不

論爲妻作妾都情願的。所以見了步小雲，心中倒觸起了他的心事。慢慢兒的向前走去。步小雲杜留茫跟了阿招。忽見他回過頭細看看過後又緩緩的前行。認做有些意思。兩人不離的跟上。杜留茫拉拉步小雲道。格個寡老上俚。一步小雲低頭不語。半晌歎道。吾怕耐捉姦。杜留茫知道有些醋意。一則前天對弗住小雲說過補長他的倒也不怒。答道。耐勑吃醋倍來。帮耐忙補程公祠裏的長罷了。小雲也不語。只顧跟了阿招。跟了一條多巷。已經出了千林巷。在那上路衝口。小雲禁不住了。在後面悄悄地說道。一個人走冷靜我來送耐轉去。勿要脚步錢。個阿招聽了此言。笑了一笑。就勃轉身來。向來的這條路回來。步小雲看他回轉去。走拉。杜留茫道。吾們要回去。走走麼。杜留茫道。不回轉去。走哉。耐回轉去。罷讓耐補長。補長那時步小雲最好。杜留茫去忙答道。明朝會說罷。一聲疾忙回轉身來。跟那阿招去了。一直跟到孫家門口。孫家門口有一朵極大極高的照牆。阿招到了門口却不行。

進去就在照牆場上一站步小雲也跟到場上阿招低聲問道耐姓儈步小雲在月光之下細看阿招真是國色天眞聽他聲音又是鶯囀鳳管心中狂喜也低聲答道悟姓步阿招又問道巫嗣虎阿是耐格親眷小雲道是個阿招道嘎格末耐呌儈格小雲道悟呌小雲格末耐呌儈格阿招道悟呌阿招耐做儈格小雲誑驅道悟是狹朗洋學堂裏讀書阿招生平最喜讀書人又最喜讀洋書人聽見小雲說是讀洋書肚裏真是對緊便說道格末阿曾討家小勒小雲道勿曾討耐阿曾嫁勒(即八字解)阿招道野勿曾格來步小雲道耐勸嫁悟勸討巧得來今朝耐阿再去走走月亮噓阿招道勿去哉俚篤要尋格耐跟悟進去大廳上嚥不人去格可以去說格一會步小雲慣弄風月答應一聲跟了就走看官你想這會小雲不是又要成功呢那知道孫百肖的子姪輩平日裏艷羨阿招了勿得時常偷空去調戲阿招倒也不拒因此晚間常約在大廳上鬼混的這天小雲剛剛走進去坐下沒有談兩句

話黑影裏跳出一人抱住阿招道好個耐剛剛來說罷放下便道悟來看看說話格倅人小雲魂不附體忙飛奔的走出去那人追將上來被阿招趕上一把拖住小雲纔算得脫從此不敢踏到千林巷看官你道那人是誰原來就孫百肖的姪兒孫肖桂見是阿招拖住了那也沉迷不去管什麼人不什麼人兩人就在月光下閑談了一回阿招道我要進去哉再勿進去哩篤要來尋哉肖桂道格末悟哩十八叫仔船搭耐到石湖裏去看龍船倒可以白相個一天耐說阿好個阿招道好個說罷兩人分手各回各房去了到了十八那天離城十八里有個石湖石湖湖面狠大有項九環洞的橋橋下游賽龍船雇了船去看的不少孫肖桂預先雇了船上等候阿招知道肖桂已去便推托到巫嗣虎家裏去張張小姊妹一溜煙跑到船上同那肖桂少爺泛游石湖兩人就在倚紅偎綠鬼混了一天肖桂要娶阿招做個老婆阿招也願嫁肖桂做個丈夫情投意合唐詩上說的兩小無嫌

猜的意思。在阿招的意思以爲我雖是丫頭却是貴種。那些下流社會我却瞧不起他們。但是阿招既然抱定了要嫁個上等社會中人爲何每見紈袴少年個個都有意思。豈非是人盡夫也的樣子了。看官們不是也要狐疑麼。原來其中有個委曲。阿招的娘沒有兒子就生這位貴種女兒却想早早替他招個女婿。剛巧孫家門口用個王二爺年紀來得輕。面孔來得纓緻。口齒又來得伶俐。行動又來得漂亮。阿招的娘十分看中暗地裏就有招他入贅的念頭。王二爺也心知其意。便竭力的奉承。阿招的娘阿招自知不免。入於俗人之手。所以急急要揀個嘉耦付託終身。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因而紈袴子弟個個有些意思了。話說阿招肖桂既然你愛我憐心心相印。那知好事多磨。折肖桂的父母知道肖桂同了阿招鬼混。便把肖桂送到東洋去留學。從此天涯遠隔。音信不通。後來阿招的娘竟把王二爺招做女婿。阿招不肯大鬧一場。將王二爺設計趕去。拼了幾個紈袴子弟。都是浮滑少年。阿招不。

便又立意求個老誠的人果然天從人願有個候補道把他買去作妾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這是後話正是 天有陰陽 卽鍾以情 情之所布其何能禁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阿招小小丫頭耳其眼力爲不可及步小雲亦幸而受驚而退否則亦爲之擯斥丫頭具此卓識敢有如願之一日士君子立身處世宜如何審慎乎

第十五回 北寺塔游人真古雅 天妃宮道士大風流

且說薛徵白呂吉卿兩人自從游了虎邱山回來忽忽的到了重陽佳節他二人又觸起登高的念頭來了恰好蘇州有個最出名的登高地叫做北寺塔這個塔是七八百年的古塔直立參天氣象巍峨一共有九層每層有殿頭這樣大望那水如同酒杯那樣深一個人登在上邊真有神仙的境地

薛徵白便和了呂吉卿登那北寺塔一直登到第九層上走得兩人腿兒頗酸薛徵白便道吉翁你看如此好山河水天一色好不暢人胸懷我攜有一罐酒在這兒我們何妨飲酒賦詩盡個興呢吉卿道你真道着我的心事于是兩人席地而坐一面飲酒一面眺景看到心曠神怡處小白便援筆在牆

上寫下一詩道。

心。偶來此地。一登臨。勝迹流傳。直到今。風景依然。人已渺。悠悠天地。我傷。

筱白寫完了。接下又寫一首道。

明窗四面拓參差縱目長天泛玉卮十里雲霞開我目滿山青翠壯吾人時詩風吹古塔聲如吼帆度平川影漸移佳景至今全不改愴然遙想古

下題吳下散人薛徵白重九登高賦此徵白寫畢吉卿讀道好詩吾也有兩

首忙舉手在牆上寫道。

遠山濃似佛頭青。此塔。召。堯。入畫屏。良友共來追。孟氏勝遊詎肯讓蘭亭。酒酣耳熱。拚將醉詩到成時。韵吐馨極目。天空胸境暢。登高且自飲芳醞。

吉卿寫完。接着又寫一首道。

重九登高興獨豪。搊衣直上北寺塔。塔高巍峨千雲霄。爾我登臨兩狂客。舉目一望碧無際。閉雲淡影日悠悠。大丈夫真英雄。時抱凌雲志。人生百歲幾多時。世不我用兮佯狂且避世。

吉卿寫完。筱白讀了又讀道。這兩首狠有深意。比了我兩首單講景緻感慨。真是天遠地隔。吉卿又把筆在韵下題道。江湖飄客呂吉卿漫塗。于是且賦且飲。暢談國事。吉卿道。現在中國窮到這層地步。怎樣是好呢。筱白道。不怕窮。怕人心已死了。吉卿道。咳。人心一死。那就不可收拾了。我看近日種種。

現象悟倒。深切相愛。呢箇白道沒用的。你憂他不憂哩。兩人痛飲痛談直至夕陽西沉。纔下塔各自分手而散。且說離此北寺塔有只廟叫做天妃宮。內有當家道士。生個女兒叫做巧鳳。生得沉魚落雁之容。比月羞花之貌。却不住在天妃宮。住在杜黃介巷。到了一十四歲。巧鳳便娉婷嫋嫋。妖嬈嬌沒事。就站在門口賣俏勾引少年。果然有些輕薄。少年紈袴子弟。就同蜂子聞着蜜。蠅蠻嗅着香。走不開了。巧鳳就此朝朝暮暮。有郎陪從。手頭也覺寬裕。滿頭珠翠。金銀手飾。更不知其數。道士裝聾作痴。非但不去管他。倒有靠此得法的樣子。說來也是奇怪。道士自己也不正經。也是個好色之徒。本來不做道士。因爲姦宿了一家大紳士的小老婆。被那紳士知道。要捉他去嚴辦。他于是怕了。急忙出家去做道士。纔算免禍。孰曉得道士色運亨通不久。大紳士歸天。那位小老婆就此肆無忌憚。同那道士仍舊續歡。說來更是奇怪。道士的父親的妹子。生得不及巧鳳。那樣縹緲淫蕩。却比巧鳳還要過些。

拚頭軋了。勿知多少張三李四鬧得一個不亦樂乎。後來跟人逃去。不知去向。這道士家裏的風流真是有了遺傳性。因此這道士出名三世風流情道士。人人就此都叫他情道士。情道士但是到了巧鳳的時候。情道士父親的妹子。早已不知道去向。就是情道士年紀也老了。大紳士家裏那位小老婆。也早已去世了。這項風流買賣就傳授了巧鳳。巧鳳生來面皮老。那顧廉恥。不廉恥後來漸漸的漲起身價來。不論什麼人只看孔方的多少定恩情的厚薄。天妃宮本係是個冷落寺院。香煙不盛。道士的經餓也沒甚交易。自從巧鳳出了名情道士。靠着女兒的主顧打醮拜懺的生意。因此日臻月盛。天妃后香煙也因此大大的發達。現在天妃后情道士的經餓生意要算在蘇州首屈一指。了情道士的三世風流。登了報紙。成了小說。倒也首屈一指的正是。道士而情。道法無邊。風流三世。茫茫情天。未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薛小白呂吉卿歎歎國事有心人哉天妃宮道士三世風流亦是一樁趣話誌之以表出家人之特色。

第十六回 捕廳做壽地保供奔走 選舉運動劣童苦心腸

如今不說情道士且說地方上有極小的官兒叫做捕廳一年到頭沒甚事。到了冬季派了地保到各店去發派個梅紅帖子帖子上寫的某縣捕廳某某頓首拜上行寫的月之某日潔治壽筵恭候光臨于是到了那日各鋪預備了四五角洋錢不等却不自己將壽儀送去原是素不相識有什麼交情你不送去地保却會挨家挨戶的來收去名目叫做捕廳做壽並且有的。一年做兩次壽哈哈看官們想想不立憲的時代有這種怪象的捕廳的壽做過剝削了這個壽儀去亨用了地保又要做生日也是各家各店派帖子不過地保局面比了捕廳還要不堪帖子祇用一個挨戶的去討一百文二百文不一飽掠了一回就是了但是捕廳地保做壽只能殼去討那小店鋪。

小人家的錢。至于大店鋪大家的錢。非但不敢踏上門去討錢。並且見了大店鋪大家。倒有些隱避。咳。這種鬼蜮伎倆。豈不可羞呢。那年忽然逢了諭旨。預備立憲。一班百民快活得萬分。中國萬歲立憲。萬歲皇帝萬歲。不住口的稱揚。只苦了那班貪官污吏。不能肆無忌憚。尤苦了那些捕廳地甲。當日接着這道諭旨。就是在下的也歡喜得飯都無心吃。睡也睡不着。至那有心國事的。像那薛小白呂吉卿那種歡喜。更不消說。得預備立憲諭旨。剛剛歡迎過。忽然又接一道選舉議員成立諮詢局的諭旨。人人喜歡。個個快樂。就定十月初一日選舉議員。那知道開通的人固然不少。那程度不到的。人却也不少。有班頑紳劣董。像那巫嗣虎。羊醒栢等。却噉着議員。既然有幾十兩銀子薪俸。還能叢操個言論權。有班年限財產及格人品。不知所云的。像那步小雲。孫百肖。伍老頭子。王百台等。倒也有個選舉權。還有班得些新學皮毛。毫無實際的。像那陳雲走等。也是擠在裏面。說短論長。這個選舉却

不比那考試看一己之文章定一日的短長要你選我我舉你的看選舉的票子那個多就是那個當選面子上看似狠不容易暗地裏他們却有個法子看官你道什麼法子待在下慢慢的交兌出來話說到了十月初一先行初選舉各府各縣各州各選各的借了城隍廟做個選舉地方巫嗣虎羊醒栢伍老頭子步小雲陳雲走王百台孫百肖一輩子就運動了許多人叫他們舉他酒水倒請掉了幾次那人尋思橫豎自己總歸選不到既然吃了巫嗣虎等酒水現成人情樂得做到了初一就到城隍廟投票到了初三就在縣官衙門裏開匾果然孫百肖得了八十一票巫嗣虎得了八十票陳雲走得七十六票王百台得了七十二票伍老頭子得了六十九票羊醒栢得了六十票步小雲得了六十票都是當選議員那憂世憂民的薛小白呂吉卿只有一票不能當選呂吉卿歎道我們果然沒有才幹去預備這個立憲但是當選的人其中玩紳劣董浮少滑客却也不少照這樣看來議員資

格。如是而已。咳。恐怕假面的改革。倒爲害小。呢。薛小白笑道。你別慮。你曾聽見這兩天的輿論。狠不以他們爲然。你看。倒要出醜哩。不說呂薛談論。且說孫百肖等。得了如許多票。那心中的快樂。不消說得。但是外面議論。都不以爲然。孫百肖等。倒又上了心思。尋思複選舉。倒有些可慮。馬上同了巫嗣虎。陳雲。走王百台。羊醒柏。一輩密議。巫嗣虎道。現在複選舉比了初選舉難了。初選舉。吾們黨羽多。複選舉。是初選舉。當選的。幾個。大家互選。我們此次當選外邊。已經有人妬忌。說閑話。這複選舉。更加要想個法兒。纏是王百台。道。現在法子。倒難道哩。他們既然同我們反對。我們就不能殼去運動。他們羊醒柏道。我們姑且去運動。他們看再說。孫百肖笑道。這麼好了。我們不等到複選舉。那就白辛苦了一場。白化掉了酒席。他們正是拿了憑據。倘然報上。一登。非但這一次選舉不到連。第二次選舉。都挨勿着。以後永遠選舉。都挨勿着。說猶未畢。醒柏又道。你胆小。到這層地步。難道運動有憑據。麼步小。

雲道別鬧別鬧自己一塊兒人還要吵鬧我們就不能成功這事了各位且想想善後的法子于是各人聽了小雲的話各自低頭靜思想那種種的方法比了趕小考做不出時文在那兒愁眉不展挖心挖肚的還要苦些且說這幾人中陳雲走原是留學東洋却與巫嗣虎輩新舊不同爭耐文明結婚鬧了笑話後社會上一班開通人物就同他疎遠雲走雖然口若懸河能言舌辨人家都不去聽他的法術窮了只得附和了巫嗣虎這一班雖然附和其實不懷好意不過借了巫嗣虎一班來利用罷了當時陳雲走忽然轉着一個壞念頭道有了有了有個好法子來了醒柏問道什麼好法子雲走道我們這幾個人各人你舉我我舉你不去舉他們或者他們有的來舉我們我們票子就比他們多就可以當選巫嗣虎羊醒柏孫百肖伍老頭子大家贊成道真是好法子真是好法子其中步小雲王百台這兩人却也乖巧他們的念頭也同陳雲走一個意思當下也贊成道這麼就照雲走兄的法

子做了。于是大家議定秘不聲張到了初八複選舉那天巫嗣虎一班就照陳雲走說的把票子寫下去陳雲走却不寫他們的名字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變做一個自舉自步小雲王百台也是這樣寫法大家自舉自看官你道選舉怎能自舉自呢既然能殼自舉自初選舉時候爲何不自舉自呢原來選舉的票子每票只寫選人的名字不寫某某人選的名字並且寫選舉人名的時候照例人家不能去看他所以能殼自舉自那個知道呢古人有個楊震出名四知以爲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少一知不得現在選舉算他天知地知我知那子知一層却少掉了初選舉的時候陳雲走步小雲王百台沒知道某某人選的名字不寫又沒有知道沒有人來看他們寫的所以到了複選舉就作這個弊端了話說到了十一日開匣兩票就可以當選陳雲走步小雲王百台各人得了兩票剛剛當選孫百肖得了一票作爲候補當選那巫嗣虎羊醒栢伍老頭子一票都沒有氣得鬚鬚根根豎起原來巫補

嗣虎舉的步小雲步小雲舉的自己剛正兩票羊醒柏舉的孫百肖孫百肖舉的王百台王百台舉的自己王百台剛正兩票孫百肖得了一票伍老頭子舉的陳雲走陳雲走舉的自己剛正兩票那巫嗣虎羊醒柏伍老頭子沒有人舉他所以一票都沒有羊醒柏道奇怪雲走說的各人你舉我我舉你吾們七個人中應該五個人各得一票一個人獨得兩票祇有一個人得不着票子爲何雲走小雲百台都得兩票百肖得了一票我們三人竟一票都沒有其中必有緣故巫嗣虎道一定要查究伍老頭子道上了雲走的當了話說伍老頭子名珪這裏纔把伍珪名字補出諸君恕我唐突巫嗣虎道倒不同他千休羊醒柏忽然悟道他們三人得的兩票一定是自舉自你們想不是自舉自那來兩票呢伍珪嗣虎齊聲道咳有點道理個嗣虎又道我們上他們的當我們便控訴他們罷了于是二人暗地裏做了稟帖說陳雲走步小雲王百台怎樣不好剛剛要上已經有人告發陳雲走步小雲平日裏

魚肉鄉民劣跡昭著嫖賭煙酒無所不爲此次當選全係運動而來如此聲名惡劣人品卑陋的人于議員資格相去遠甚准諮議局選舉第〇條章程請卽撤換以重憲政于是地方官得了這個選舉訟訴便批出查辦急得雲走小雲走頭無路知道巫嗣虎等心中有些不願意莫非他們去弄出來的忙又跑到巫嗣虎那兒道前事都不計現在務請帮忙照選舉訟訴章程只要有人辨諭事體就成功了成功以後吾決計重重酬謝你說罷袖管裏掏出一錠金子道三位暫時收下巫嗣虎等見了金子笑顏大開忙道可以可以馬上三人擬了一個辨諭的稟說得雲走小雲竟是當代英俊進了稟雲走小雲居然不撤那知道輿論無私人心不死張三告了不靈李四又來告發地方官仍舊批出查辦雲走小雲又急得走頭無路去找了王百台洗刷議員洗刷議員更加容易濟事王百台袒護雲走小雲的稟一上那件訟訴又平下去那知李四告不靈趙一錢二又告發了連王百台怎樣治家不正

妹子偷人逃去做倡一起告在裏面周四吳五又接連的告發弄得地方官那兒告發王百台步小雲陳雲走的稟帖如同雪片似的于是藩台委了人明查暗訪果然知道這三人劣迹多端便把陳雲走步小雲王百台一一斥革另補公正廉明的紳士可憐陳雲走等枉費了心思白化了銀錢勞神受驚的運動仍舊是一場空夢咳真是何苦呢陳雲走了好法子倒害了自己從此永永剝奪選舉權這個風聲傳到薛小白耳朵裏便笑謂吉卿道你看吾的話差也不差吉卿道但是當選這幾個人聲名也是平常才幹也沒甚出色恐怕仍舊換湯弗換藥哩小白笑道小孩子還不會走路你就要叫他跑步你想跑得成呢非但跑弗成還要遭跌呢總之程度不到四個大字所以纔在那兒選舉已經鬧了許多笑話照這樣弄下去倒是又多一本戲了吉卿道倒也不是這樣說外國立憲經了許多人的苦心已經許多人的哀求纔建立憲的希望現在中國立憲從上赴下所以初開辦的時候總不

免有些笑話。小白哈哈道：人心如此，憑你立憲坐憲，睡憲都弄不好呢！吉卿道：你的話未免過激了。正是聖主求治，想望若渴，人民程度守舊，難脫。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運動選舉，如是之苦，卒之身敗名裂，又若是之憐。嗚呼！陳雲走步小雲，王百台之不幸，庸非預備立憲之大幸哉？庸非政府國民之大幸哉？使此才紳劣董，廁身其間，庶必顛倒黑白，所謂利者適所以爲害也。人曰：才紳劣董之所以運動選舉者，人民之程度不到。予曰：才紳劣董之所以見屏於選舉者，正人民程度進步之見端也。

第十七回

私飽貪囊辦賑送老命

包攬訟詞圖董吃官司

話說步小雲、王百台、陳雲走好，在他們面皮也。老選舉運動得到項好運動，不到那就罷了，再去運動別的事情做了。再說事有湊巧，有個候補道家肆狠，大偶爾想起開爿大錢莊來，玩玩就在閨門大街開張店號，叫做富有莊。

這位候補道曾經到過日本同了陳雲走非常要好。陳雲走因此運動到了一個富有莊當手好不快活。如今別說雲走且表。那年十一月裏各處饑荒。各大慈善家捐助銀錢去救那飢荒便舉了兩個年老的紳士來做個總頭。腦看官你道那兩位原來一位就是伍珪一位就是巫嗣虎。伍珪家裏狠有錢的他倒辦個賑濟狠貼掉幾個錢。那知道巫嗣虎非常的貪得做了賑濟會的總經理便把別人家捐助下來的錢不是馬上去發散先將這捐款存在富有的莊起息起馬存格一個月。總把這枝捐款去發賑但是發賑的時候又要把這捐款打個八折譬如一百塊洋鈔他發去八十塊二十塊袋在腰包裏自己去享用了。那時捐助的人狠踴躍的巫嗣虎倒因此大發其不義之財。那知道不義之財得來不久就把性命都白送掉真正錢到沒用着性命倒送去了却不上算。原來賑濟的總經理伍巫兩人伍珪貼了錢賑濟所以巫嗣虎袋到腰包裏沒人知道忽然那天伍珪中了風歸天去了。那辦賑。

經理歸了巫嗣虎一人。嗣虎更加快活，以爲越加可以多尅扣些。豈曉得那班飢民自從伍經理死後，常常吃不飽，而且吃的米變了粗糙霉爛。這班飢民橫豎沒有身家性命，也在眼前。大家長嘯一聲，一直哄得巫嗣虎家裏見人便打，見物便毀。巫嗣虎的宅子禁不起數百個飢民拆毀，一霎時踏成一片瓦礫之場。巫嗣虎在家裏正在那兒計算計進帳多少銀子，不提防飢民哄得來了，丟掉了洋鈔，要想逃說時，遲那時，快飢民追將上去，一把拖住拳腳，交加這五六十歲的老者，怎經得起這一場惡毆？頃刻間口吐鮮血三魂，悠悠六魄，蕩化了一陣清風，歸到太空空了。那些婦女早已東逃西散，啼哭不成個樣子。飢民等見巫嗣虎死了，知不是，頭忙攫取了巫嗣虎平日尅扣得來這幾個錢，各自星散。比及地方官來彈壓，飢民也沒處去捕，只捉了幾個走不快的飢民，把他作爲匪徒，正了法。咳！古人說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巫嗣虎不貪了這注不義之財，斷斷乎鬧不出這種事體來的。

話分兩頭。且說王百台有個隔房兄弟叫做王千台。煙癮吃得面目黑瘦。背心區僂。但是用些心思却十分刁惡。貪小利打小算盤。佔人家小小便宜。肚子裏的書讀得似通非通。報捐了一個貢生鑽頭覓縫的。要想謀個圖董。果然天從人願。閻盤圖董出缺。竟被千台補到。千台補了圖董以後。便假造了多少假契。東押西賣。居然十分得利。那時馬路大興。荒地草場一變爲繁華地方。有的人爭先賣地。有的人把人家的地皮冒認了自己。只要在千台手裏化費了孔方。就能安然無事。倘然有人不服。定要分個清楚。千台就唆人涉訟。他却在裏面包攬。有個開銅匠店的姓金。名甲。天有塊地皮在閻門外。契券都全。却被衛乙地看觀了。這塊地皮串通了螞蟻陶丙。元走了王千台的門路。造了假契。賣給姜丁黃金甲。天還在夢夢之中。那裏知道自己的地皮被人串賣了。直到姜丁黃興工作役。纔知道這塊地是被人佔居去了。就同姜丁黃吃講茶。姜丁黃道。咳。這是我賣來的地皮。你怎能來冒認敲我的。

竹杠。其實姜丁黃也不知道這塊地皮是假契故而認做金甲天敲詐金甲天也不知道這塊地皮是姜丁黃賣來的所以也認做姜丁黃佔居金甲天就把桌子一拍哼道你佔居了人家地皮倒來說我敲竹杠你把契拿出來姜丁黃笑道你是什麼人要來看我的契我倒要問你你既然說是你的地皮你的契倒要拿出來看看金甲天聽了這話怒上加怒啐道我的契請你到官堂上去看罷姜丁黃笑道官堂上去看末哉哈哈天下有這種莽撞鬼的金甲天說完了話起身來就跑姜丁黃認做這人是敲竹杠敲勿着借此脫身而去的倒也不在其意話說金甲天跑了回去就做了一張稟帖把契券紙張一并夾在裏面稟到吳縣稟帖的內容無非是姜丁黃霸佔地皮請卽嚴辦附呈契券請卽丈勘等語吳縣得了這張稟便將姜丁黃捉來姜丁黃知道地皮事體糾葛便將契券都帶在身上直到吳縣堂上同那金甲天對質吳縣便問姜丁黃道你不合霸佔人家的地皮蓋

起房子來。姜丁黃道並非霸佔。有契券。有中保的。確確實得來的。吳縣尋思怎的。金甲天有契券。姜丁黃也有契券。其中必定有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假的。便又問道。這麼你的契券可帶來麼。姜丁黃道帶來的就在懷中取將出來。呈給吳縣。吳縣接來一看。果然一張契券附了一張承攬。上面有保人。有中人。有圖董的名姓花押。便將姜丁黃同了全甲天的契券比較起來。覺得姜丁黃的契券上的印模糊不及金甲天上的清楚。吳縣已經心裏知道。姜丁黃這張是假的。便問姜丁黃道。你的交易幾時成的。姜丁黃回道。這個月裏初一。吳縣又問金甲天道。你的地皮爲何不去造房屋呢。金甲天回道。沒有錢。吳縣又問道。你的契券那個傳給你的。金甲天道。父親吳縣又問道。父親在日。麼金甲天道。已經去世。吳縣便對了金姜兩人道。你們客人有契的。這個地皮到底是谁的呢。金甲天道。姜丁黃假造契券。佔奪我的地皮。望憲恩嚴究。姜丁黃聽了大怒道。金甲天自己假造了契券來敲詐。請憲恩嚴。

辦。況且我的契券初一日買來的。有中人衛乙地保人陶丙元圖董王千台監生。雖然不懂道理。王法也曉得不敢犯的。就可以奪金甲天的地皮造起房屋呢。吳縣道不差。但是中人保人的住址。你曉得麼。姜丁黃道曉得住在鹽菜巷。吳縣道你們兩造。且退。本縣自有主張。于是金甲天。姜丁黃各人退下。靜聽吳縣判斷。吳縣就派差到鹽菜巷。將衛乙地陶丙元兩人提了來。問道。你們可知。道本縣提你們來做甚事。衛乙地陶丙元回道。委實不知。吳縣又問道。你們兩人操什麼行業。衛乙地陶丙元回道。讀書的。吳縣道。嘎。讀書。姜丁黃賣一塊地皮。是不是你兩人做的。中保衛乙地陶丙元尋思。不認。不好。認了。倘有意外。還有圖董。好推便回。道是的。吳縣又問道。怎的同了金甲天。契同的這塊地皮的舊主。是那個。兩人。一時回不出話來。面如土色。吳縣又道。本縣把姜丁黃的契同了金甲天的契。比了一比。你們做中保的這張契。顯見是假的。說到此間。吳縣便把桌子一拍。厲聲吩咐差人道。把這兩人。

身上搜個一搜。差人得令。如狼如虎。將衛乙地陶丙元身上一搜。搜出無數假契。吳縣問道。你們從實招來。姜丁黃這塊地皮。你們得到多少錢。衛乙地回道。不瞞大老爺。說這個事體都是圖董。王千台叫我們做的。得了錢三。三十一分的。吳縣素聞王千台不是個東西。借了這事。便叫人去請那王千台。王千台以爲吳縣來請異常。闊綽踱方步。踱到衙門裏去。吳縣延入花廳。上首請坐。王千台問道。公祖見召。有何見教。吳縣笑道。請你來會兩個知己朋友。千台忙問道。那兩個知交。吳縣道。少停就來。吳縣隨手吩咐底下人道。叫他們來。不一刻。差人帶了陶丙元衛乙地各人。脚镣手靠。悉索悉索的來了。吳縣指着陶丙元衛乙地。對了王千台道。這就是你的好朋友。來了。王千台倒吃了一驚。知道牽連了在裏面。尋思。我是圖董。又是貢生。眞真大不了。不過撤了圖董。革了貢生罷了。却又大着膽子。吳縣說畢。就起身來。對千台道。請坐。歇大踏步的出去。一回兒。差人來了。對着王千台道。大老爺。

叫耐搭仔兩個犯人一道去上堂一面說一面拖了千台就跑千台只得跟了差人出來走到大堂吳縣已經恭敬敬穿了衣冠坐在堂上堂上一個金甲元一個姜丁黃王千台纔知道地皮事情發作當初王千台知道這塊地皮是金甲元欺他一個銅匠料想沒有十分勢力那曉得金甲元狠有兩個閑親戚從中幫助就翻起腔來差人將三人牽到堂上便叫三人跪下王千台不肯跪道有話好說吳縣拍案道你做了圖董原要調和人家串賣你倒知法犯法還不跪下莫怪本縣手辣王千台到了此刻只得跪下吳縣便將姜丁黃的承攬給千台看道是不是你串同的千台低頭無語吳縣吩咐差人搜千台的身上又搜出無數假契吳縣道千台你從實說來吾可以爲你想法子你偷然不肯直說我移了府讓你重重的吃苦千台知道事已至此與其吃了苦來招不如直招的爲愈便將上下文一一的招出來吳縣便對金甲天姜丁黃道你們聽罷你們兩人都不差都是這個圖董同那地販

螞蟻串做這事。你們且退。姜丁黃出的錢本縣來代你追繳。還你那時金甲天纔知道。姜丁黃不是霸佔是受了人個愚。姜丁黃也方知金甲天不是敲詐。也是受了人個欺。且說吳縣得了真情便問陶丙元衛乙地道假造契券有干國法。你知道你的罪麼。若不重重的罰。你還了得麼。就叫差人將各人打他個五百下。差人得令霎時間劈撲之聲打得陶衛兩人皮開肉裂打罷。吳縣又指着王千台道。哼。貢生做這種事情。圖董作這種弊端。可見你平日作惡萬端。并且身上還有許多假契。你這個劣董。貢生我已經詳了上憲革掉了。吩咐差人替我打個一百板。王千台哀求道。大老爺讓貢生悔過自新。貢生所以直招。因聽大老爺說不與苦頭給貢生吃千台。正在哀求之際。忽然有一個商人雷含英來告王千台包攬訟詞串買我的地皮。接連又是一個商人倪咀華又來控王千台買假契敲索三百個洋鈿。吳縣對了王千台道。哼。你看。你真是惡貫滿盈。我也饒你不得。吩咐差人替我重重的打個二。

百板差人便舉起板子將王千台重重的敲了二百下。王千台是個煙鬼。怎經得起這頓重打。等到二百下打完已經氣息奄奄了。差人燒了草紙將王台燼活轉來。吳縣吩咐差人將王千台陶丙元衛乙地收監禁錮。那知道王千台經了這一頓重打身體就不支了。不到兩天就在獄中病斃。等到王百台運動舒徐王千台已到閻羅殿裏去了。正是爲善者昌爲惡者亡。

沉迷不悟安得不喪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最爲社會上害者莫如地皮蟲傾人之產陷人於害目王法爲弁髦惟貪慾之是從衣冠敗類斯文盜賊其用筆也刻其居心也詐故包攬詞訟索詐愚民操必勝之權孰知天道惡盈而有敗露之一日耶觀王千台可以悟矣吾願世之劣董與夫蠅蟻與夫地販尙其諦聽之。

第十八回 施粥廠司事吞米冠冕乞丐 大錢莊當手捲逃皇然富翁且說蘇州到了十二月裏天氣嚴寒貧民度日越加艱難還有一班乞丐雖

然棲流所留養不少。流落在外面的却也還多。當地有許多樂善好施的紳士。商人富翁便做了棉衣棉襖發給那班窮人。同了乞丐免得他門凍死不過。衣是有得穿了吃仍舊沒有地方。于是諸大紳士會議將蘇州各善堂的存錢賣了米在東南西北中各路設個粥廠窮人給票施米乞丐每天施粥。真是法良意美的事體。但是設了東南西北中各廠要派司事經管的那些司事都是沒用的人。運動了高帽子薦進去的這司事薪俸每月六千文。自從十二月起到那明年清明節止連尾連頭一共三個月也得個十八千。却說杜留范夏勞吾終日游蕩那年到了十二月裏自己預算經濟年關倒有些難過就去運動了粥廠司事且度了再說杜留范夏勞吾居然成功十二月初一便將鋪蓋搬到西路東路兩廠裏去。夏勞吾是西路杜留范是東路上憲以民食攸關且係善舉又派了從九品何度觀做個粥廠委員這何度觀是個市儈出身花了百餘吊錢捐了從九品在蘇垣候補當日得了這個

差使薪水不過十二千文就想個法子通同了杜留范夏勞吾一班司事道吾們靠幾個薪水錢買鹽吃都醉不死不去尋些外快怎能度過年關麼這夏勞吾一班司事不過一個冠冕乞丐聽了何度觀的話個個喜歡道吾們計將安出何度觀道容易我們廠裏用的米不是在店家取的麼吾們到米店上去叫米店上送來起馬的米將來到紳士那兒算帳叫他帳上開項好的米收譬如一担米多收一元十担米就是十元一百担米就是一百元一千担米就是一千元提個十元廿元給店家酬勞其餘吾們三三十一罷了並且米要用得多吾們外快也越加多吾們還可以多報銷幾百担米將米公道的賣給親友其中也可得好幾塊洋錢哩自己還可以留幾担好米供給明年一年的吃諸位想想看好麼夏勞吾杜留范等拍掌道好極哉好極哉于是他們就照這樣辦法居然每人除薪俸十八千外可得二百數十元外快不過苦了這些窮民天天吃些劣米那些乞丐天天吃些薄粥看官

你想窮民的施粥米還要剝削這些司事還有心腸麼世道才薄至于如此可歎話分兩頭且說陳雲走做了富有莊當手將莊上銀錢濫用任意揮霍天天吃花酒打麻雀呼吆喝六嫖妓宿娼不到一月連討兩妾看看年關將屆各處放的帳都要收回來別處存的錢也都來收回去陳雲走預算放出去的帳不多存款倒有十餘萬一個月雲走已經虧空十萬中五萬揮霍掉五萬袋在腰包裏尋思到了年終要將賬結個清楚倒難的我陳某人已經撒了爛污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爛污撒到底明天把這存款多捲些做個黃鶴倒也一身一世的衣食不憂不慮了否則終是個不了用空個五萬到那兒去借呢不過對弗住這個候補道主意想定便回家對了妻妾說萬到那兒去借呢不過對弗住這個候補道主意想定便回家對了妻妾說西一面雲走暗地裏叫了一個南灣子大船走到店中便將現銀子裝了一箱計重三萬兩叫司務扛到船上說是匯到上海在外又將鈔票袋了十萬

元藏在身邊不露聲色。家裏的東西當夜都收拾妥當。不等到天明就叫人搬到船上。神不知鬼不覺到了明天。雲走的妻妾裝飾得十分華麗。推托去看夜戲。一脚走到船上。一邊陳雲走就在店裏說道。今天晚上有人請客。倘然到了十二句鐘。不來你們不必等了。我就住在城外。吩咐畢。乘了轎逕出閭門。在得意樓番菜館下轎。叫轎班將轎子抬回莊去。雲走是在番菜館吃菜。直到紅日西沉。就慢慢兒的踱到船上。交兌船夫立刻開船。望那江陰那條路走。一直過長江。逃到中州河南上岸。這中州河南陳雲走曾經到過。有個日本同學。同他非凡。要好。此次到汴。便到同學處同居。便托同學賣了絕大的房屋。置了極好的田。一妻兩妾。擁了二十萬家肆。天天豐衣美食。快活一世。皇然是個富翁了。惜乎得了不義之財。享用不久。就得暴病而卒。子息也沒有。後來妻妾都被人拐逃。房屋田地都被人家佔了去。此是後話。不題。且說富有莊是蘇城最大的錢莊。存戶極多。雲走逃走那一天是十二。

月廿一的晚上到了廿二富有莊不見雲走回來倒也不以爲奇以爲雲走當在外邊住了兩三夜不回店的到了廿三仍舊不見雲走回來有個副手叫做錢或生便到雲走房裏去結算銀錢預備雲走回來覆核跑到雲走房裏忽見桌上有封信信面上寫的是錢或生老爺親拆雲走留筆錢或生訝然道雲走到那裏去的忙拆開讀道

或生同事仁兄雅鑒弟預算此莊虧空二十萬左右弟任此事無力彌補良用歉仄今弟赴申赴鄂各處設法偷能如願廿八當可回蘇不能如願惟有請閣下想一善後之計弟却無顏見江東父老矣東家處乞緩達鄙忱此留卽請財安弟陳雲走倚裝書此十二月廿一日留字錢或生讀畢頓足歎曰雲走逃走矣忙打電話請那候補道來候補道不知有甚急事立卽飛奔而至錢或生把陳雲走的信給候補道看候補道道奇怪雲走竟會得逃走倒是知人不知心呢怎的虧空二十萬我當初查這筆

賬。不過虧了八九萬的樣子。忙呼或生道。你去查點。查點現銀看。或生就到銀房裏。一查少去三萬現銀。十萬鈔票。候補道。道雲走竟捲逃了。倒要稟了地方官追緝的。于是富有莊。當手逃走的風聲。一出。各存戶逼訴來。收欵逼得富有莊。頓時關閉。存戶的錢到了年底。要用便拚命的打官司。就是市面也。大受影響。候補道恐怕上憲知道。一個用人不明。總難免的。同了地方官商量。勸各存戶打了折頭。取銀。地方官費了許多唇舌。各存戶纔允八折收回。那時已到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候補道也自認晦氣。虧了十餘萬本錢。把些家肆盡行賠光。從此捲逃一風。開了那當手先生用空侵吞了銀子。動不動就逃之夭夭。非但害了存戶。並且還壞市面。正是。世風日降。心術不古。人情險薄。崎嶇世路。在下的。自從正月裏寫到今天。已是十二月三十晚上十二點半鐘。寫了一年的現象。非但寫得手也酸。背也直。就是身上也。覺得夜深寒冷。神思也。覺得疲倦。萬分各處的除歲爆竹聲音也不斷。

的送到吾耳鼓裏來。再停一會，就是明年新正月元旦。一切社會上的現象，可想而知而知到了明天也跟了年歲煥然一新。讓在下暫時與諸君告別去睡個一覺過了。今夜將社會上的新氣象再編個一部給諸君看看便了。

記者曰：天下有極善之事，而流爲至不善者，則莫如施粥廠。是夫施粥廠所以便貧民也。乃司事侵吞之中飽之猶在窮人區區粥米上刮削之。若而人者尙復有人理耶？亦一不可思議之怪現象也。近日錢鋪之捲逃日甚。一日國家銀行不開，吾民之財產終不能一日保。故開國家銀行其本也。若夫治標之法，惟有嚴刑峻法以施此捲逃之經理，庶懲足以警百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再出版

翻不所版  
印有權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各 舊書十  
印 刷 者 上 華海 華書  
發 行 者 亞 華書  
校 閱 者 亞 華書  
著 作 者 著者  
蘇州繁華夢 定價大洋八角  
全二册